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墨池編 下

〔北宋〕朱長文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中國藝術文獻叢刊

墨池編

〔北宋〕朱長文纂輯
何立民點校

下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墨池編卷第十三

贊述三

殿中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

杜甫

斯人已云亡，草聖秘難得。及茲煩見示，滿目一悽惻。悲風生微綃，萬里起古色^(一)。鏘鏘鳴玉動，落落群松直。連山蟠其間，溟漲與筆力。有練實先書，臨池真盡墨。俊拔爲之主，暮年思轉極。未知張王後，誰并百代則。嗚呼東吳精，逸氣感清識。楊公拂篋笥，舒卷忘寢食。念昔揮毫端，不獨觀酒德。

李潮八分小篆歌

又

蒼頡鳥跡既茫昧，字體變化如浮雲。陳倉石鼓久已訛^(二)，大小二篆生八分。秦

有李斯漢蔡邕，中間作者寂不聞。嶧山之碑野火焚，棗木傳刻肥失真。苦縣光和尚骨立，書貴瘦硬方通神。惜哉李蔡不復得，吾甥李潮下筆親。尚書韓擇木，騎曹蔡有隣。開元已來數八分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。況潮小篆逼秦相，快劍長戟森相向。八分一字直百金，蛟龍盤拏肉屈強。吳郡張顛誇草書，草書非古空雄壯。豈如吾甥不流宕，丞相中郎丈人行。巴東逢李潮，逾月求我歌。我今衰老才力薄，潮乎潮乎奈汝何。

自敘

懷素

懷素家長沙，幼而事佛，經禪之外^{〔三〕}，頗好筆翰。然未能遠覩前人之跡，所見甚淺，遂擔筴杖錫^{〔四〕}，西遊上國，謁見當代名公。錯綜其事，遺編絕簡，往往遇之，豁然心胸，略無凝滯，魚牋絹素，多所塵點，士大夫不以爲恠焉。顏刑部，書家者流，精極筆法，水鏡之辨，許在末行。又以司勳郎中皇象^{〔五〕}、小宗伯張正言嘗爲歌詩，敘之曰：開士懷素^{〔六〕}，僧中之英，氣概疏通，性靈豁暢。精心草聖，積有歲時。江嶺之間，

其名大著。故吏部韋公陟觀其筆力，許以有成^{〔七〕}。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，引以遊處。兼好事者，同作歌以贊之，動盈卷軸。夫草稿之作，起於漢代。杜度、崔瑗，始以妙聞。逮乎伯英，尤擅其美。羲、獻茲降，虞、陸相承，口訣手授。以至吳郡張旭長史，雖資性顛逸，超絕古人，而楷法精詳，特爲真正。真卿早歲嘗接遊居，屢蒙激昂，教以筆法。資質劣弱，又嬰物務，不能懇習，迄以無成。追思一言，何可復得。忽見師作，縱橫不群，迅疾駭人，若還舊觀。向使師得親承善誘，亟挹規模，入室之賓，捨子奚適？嗟嘆不足，仰書此以冠諸篇首。其後繼作不絕，溢乎箱篋。其述形似，則有張禮部云：「驚蛇飛龍勢入座，驟雨狂風聲滿堂。」盧員外云：「初疑輕煙淡古松，又似山開萬仞峰。」王永州邕云：「寒猿飲水撼枯藤，壯士拔山伸勁鐵。」朱處士遜云：「筆下惟看激電流，字成或恐龍蛇走。」敘機格，則有李御史舟云：「昔張旭之作也，時人謂之張顛；今懷素之爲也，余實謂之狂僧。以狂繼顛，誰曰不可？」張公又云：「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，張顛曾識面。」許御史璜云：「志在新奇無定則，古瘦澀灑半無墨。醉來信手三兩行，醒後卻書書不得。」戴御史叔倫云：「心手相師勢轉奇，灑半無墨。」

詭形恠狀，醜合宜。人人欲問此中妙，懷素自云初不知。」語疾速，則有寶御史異云：「粉壁長廊數十間，興來小豁胸中氣。忽然絕叫三五聲，滿壁縱橫千萬字。」戴公又云：「馳毫驟墨劇奔駟，滿坐失聲看不及。」目愚劣，則有從父司勳員外吳越錢起詩云：「遠錫似無前，孤雲寄太虛。狂來輕世界，醉裡得真如。」皆辭旨激切，理識玄奧，固非虛薄之所敢當，徒增愧畏爾。大曆丁巳冬十月二十八日。

壁書飛白蕭字記

崔 備

壁書「蕭」字者，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。張懷瓘《書斷》云：「公飛白書，變楷制也。宮觀題署用之，勢徑丈，字宜輕微不滿^(八)。」韓晉公領浙西之歲，得於建業佛寺，置之南徐官舍，函以屋壁，俯瞰諸坐隅。及晉公入贊廟謦，啟乎私第，朱方官吏候其代者，完葺舊府，圯墁故堂。吏人以壁字昏蒙，方以堊帚塗上。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，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，自獲壁書，施榻於下，耽玩妍味，略無已時。士舉重焉，始而方得。及士舉府除職停，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。甲申歲，士舉爲江西從事，通好江淮。時李

評事約威閱圖書，以示寮双，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坐中。李君因而求之。士舉云：「得卿皇象、羊欣、蕭倫真、草各一帖，大鄭畫屏一扇，即輟與之。不久，當自持去。」李君富於圖書，酷好遐異，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屏一扇易焉。後十餘日，壁書自吳負來，士舉於道病卒。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即壁，爲朽壞於小吏之家，逸品絕前賢之跡。固知興亡繼絕，後不乏人；工極藝精，中必有物。加以子雲與國同姓，所書「蕭」字，圖卷側掠，體法備焉。信曩賢之妙門，實後代之茂範。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侍詔，門下役者以堊帚成字，心有悅焉，歸而爲飛白書。漢末魏初，皆以題署宮闕。其後張敬禮、王逸少、子敬并稱妙絕，子雲曲盡其法。歐陽率更云：「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，蟬翼掩素。」其爲前賢所重如此。嗟乎！景嶠此書，今訪天下絕矣。唯此「蕭」字在乎舊都，三百年間竟無頽圯，俾後人傳授，似陰有保持。余與李君寓家南徐，隣而友善，獲覩妙跡。感其將壞，晉公出之；方絕之跡，李君維之。用徵其事，故以字志之。

壁書飛白蕭字贊并序

李約

梁侍中蕭子雲書，祖述鍾、王，備該眾體。始變蔡、張二王飛白古法，妙絕冠時。古法飛少白多，其體尤拘八分。故王僧虔云：「飛白是八分之輕者。自子雲變而飛多，今但據飛多者即非子雲之前，不妨後人亦有効古飛少者。子雲又作小篆飛白。」雖名存傳記，而跡絕簡素，唯建業古壁餘此「蕭」字焉。韓晉公鑒古擅書，聞知嗟異。遷之於南徐，置於海榴堂座右之壁。又獲齊竟陵王蕭子良龍爪書十五字，置於招隱寺。以詩中跡妙極，故留以籠玩。余後獲之，載以入洛，書之故實，事之本末，中書舍人張公、崔監察備撰記評焉。余少好圖書，耽嗜奇古，雖志業不工，而性莫能遷。非不干求爵祿，心憎時事，自與名疎。非欲乖異時尚，養痾守獨，所見遂僻。僻則僻矣，與夫酣酒聲色、奔走權利者，俱亡羊也。亡則熟多^{〔九〕}！余每閱玩此跡，而圖書有光，如逢古人，似得良友。加以琴酒靜暢，書齋晝閑，榮富賤貧，是日何在。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，窮點畫分布之能，與日彌深，隨見逾妙。嗟夫！昔賢垂不朽之勢^{〔一〇〕}，知傳寶於後世；後人覩絕妙之跡，見得意

於當時。名齊日月，情契古今。《傳》曰：「游於藝，可已乎？」知者相賀，比獲蘭亭之書；世情觀之，未若野人之塊。不闕於世，在世爲無用之物；苟適余意，於余則有用已多。用作贊曰：昔創飛白，蔡氏所得。起於聖帚，播於翰墨。張王繼作，子雲精極。壁昏蜃素，墨古池色。翻飛露白，乍輕乍濃。翠箔映雪，羅衣從風。崩雲委地，游務縈空。鱗刺勢動，蟠蟠氣雄。昆池駭鯨，時門鬪龍。攢毫疊札，或橫或縱。層層陣雲，森森古松。君子況德，高人比蹤。抱素自潔，含章內融。逸疑方外，縱在矩中。密而不雜，疎而有容。藝通造化，比象無窮。子雲臣梁，蕭子逾貴。點畫均豐，姿形端異。功絕蠶素，名空傳記。明徵褒貶，唯此一字。

蕭齋記

張 諗中書舍人

蕭子俱載舟，還洛陽仁風里第，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，謂箱櫝臨視不時。又有緘啟動搖之變，遂見精室，陷列於垣。復本書之意，得遙覩之美。寂對虛牖，勢若飛驚。雖煙露交飛，龍鸞縈動，輕旆翻揚，微雲卷舒，不能狀也。李君以至行雅操，著

名當時。逍遙道樞，脫落繁利，識洞物表，神交古人。而風致之餘，特精楷、隸。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秘跡多矣，以不越於尺素之間，未爲殊情也。蓋壁字奇蹤，乃爲希寶，意象所得，非常域也。故異而室之，文而志之。夫蕭之爲言也，切然而清；於文也，蔚然而整。宜乎銘壁，宜乎命齋。「蕭齋」之名，與此字傳矣。

科斗書後記

韓愈

愈叔父當大曆世，文辭獨行中朝，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、取信來世者，感歸韓氏。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，而同姓氏父擇木善八分，不問可知其人，不如是不稱三服，故三家傳子弟往來。貞元中，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，識開封令服之者，陽冰子。授予以其家科斗《孝經》，漢衛宏《官書》两部，合一卷，愈寶蓄之而不暇學。後來京，爲四門博士，識歸公。歸公好古書，能通之，愈曰：「古書得其依據，蓋可講。」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^{〔二〕}。元和來，愈亟不獲讓，嗣爲銘文，薦道功德；思凡爲文辭，宜略識字；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，得之，留月餘。張籍令進士賀拔因寫以留，蓋

得之十四五，而歸其書歸氏。十一年六月四日，右庶子韓愈記。

石鼓歌

又

張生手持石鼓文，勸我試作石鼓歌。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。周綱陵遲四海沸^(二)，宣王憤起揮天戈。大開明堂受朝賀，諸侯劔珮鳴相磨。蒐於岐陽騁雄俊，萬里禽獸皆遮羅。鑄功勒成告萬世，鑿石作鼓墮嵯峨。從臣才藝咸第一，揀選撰刻留山阿。雨淋日炙野火燒，鬼物守護煩撝呵。公從何處得紙本，毫髮盡備無差訛。詞嚴義密讀難曉，字體不類隸與蝌。年深豈免有闕畫，快劍斫斷蛟鼉。鸞翔鳳翥眾仙下，珊瑚幽碧交枝柯。金繩鐵索鎖鈕壯，古鼎躍水龍騰梭。陋儒編詩不收入，二雅褊迫無委蛇。孔子西行不到秦，挾摭星宿遺羲娥。嗟予好古生苦晚，對此涕淚雙滂沱。憶昔初蒙博士徵，其季始改稱元和。故人從軍在右輔，爲我量度掘臼科。濯冠沐浴告祭酒，如此至寶存豈多。韃包席裏可立致，十鼓只載數駱駝。薦諸太廟比郅鼎，光價豈止百倍過。聖恩若許留太學，諸生講解得切磋。觀經鴻都尚填咽，坐

見舉國來奔波。剗苔剔蘚露節角，安置妥帖平不頗。大廈深簷與蓋覆，經歷久遠期無他。中朝大官老於事，詎肯感激徒婣阿。牧童敲火牛勵角，誰復着手爲摩挲。日銷月鑠就埋沒，六年西顧空吟哦。羲之俗書趁姿媚，數紙尚可博白鷺。繼周八代爭戰罷，無人收拾理則那。方今太平日無事，柄任儒術崇丘、軻。安能以此尚論列，願借辨口如懸河。石鼓之歌止於此，嗚呼吾意其蹉跎。

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

歐陽詹

弔傷而有辭者也。噫！九江之驛，其不可興辭而弔歟？斯碑之材，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。公素負詞華，代之銘誌，多公之詞。又好采異留名之致，頃爲湖州牧，州產碑材石，每使工琢之，與詞兼行，磨礱而成，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。斯碑也，張山之窮僻，得之於自然。跌本有龜，護頂有螭，雖不甚成，而拏攫憤興，如神如靈。公神而珍之，精選所處，湖州無稱立。罷守歸朝，載而途卜。出蘇臺，入毗陵，亦無稱立。轉丹陽，遊建業，亦無稱立。次江州，州南有湖，湖東有山，蛟奔

螭引，直到湖心。頓趾之處，則茂林峭石，勢環氣勝，非往時所睇，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。公覲其詭秀，與碑材叶，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，出錢五萬，造亭曰祖亭。南香爐峰，北潯陽城。九江爲庭，千艘歷階。亭既就，公製亭之文，手勒其碑而立之。公文爲天下最，書爲天下最，斯亭之地亦天下最。庶資三善，加以斯碑之奇，相持萬古，而采異留名之致一也。後典州吏，於州之九江驛，有修坏之勞，狀其末績，乃取斯碑劉公之述，置己之述，今爲九江驛之碑焉。子旅遊江州，稅於茲驛，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。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余說，而俱以相示。嗚呼！先賤後貴，世之常也；先貴後賤，人之傷也。以祖亭方九江驛，則蘭肆鮑肆矣；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，則牢醴糟糠矣；以魯公之劄翰方今之劄翰，則錦繡枲麻矣；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，則諸夏夷狄矣。痛哉斯碑！出祖亭，入九江驛。失魯公之文，得人之文；削魯公之劄翰，題人之劄翰；亡魯之用，得人之用。是去蘭室而居鮑肆，捨牢醴而食糟糠，脫錦繡而服枲麻，黜諸夏而即夷狄。可悲之甚者！況我質天成，必將可名，魯公所以卜擇慎如彼，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。與夫有道而黥，無罪而刖。投四裔，御魑魅，何以別也。

石不能言，豈其無冤？故吊之。

情違乃傷，理拂乃冤。人實有之，物亦應然。嗚呼子碑，冤可予知。陰隲子材，豈曰無意。必有以殊，方頒以異。與顏表勝，以殊則明。以吏居卑，以異奚旌。子產既授，子不終致。悠悠彼蒼，何嗟及矣。美玉抵擄，高材籍足。有類子碑，先榮後辱。繼世生哲，詎無賢兮。將覲於斯，將悼於斯。庶滌所黷，而復攸宜。屹屹子碑，如神如祇。人得以專，天造何爲。其不然矣，其不然矣。

玉筋篆志

舒元興

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，體尚太古，謂古若無人。當時議書者皆輪服之，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。歷兩漢、三國至隋，氏更八姓，無有出者。嗚呼！天意謂篆之道不可終絕，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。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，不聞外獎，躬入篆室。獨能隔一千年，而與秦斯相見，可謂能不孤天意矣。當時議書者，亦皆輪服之。且謂：其格峻，其力猛，其功大光於秦斯有倍矣。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。

不然，何綿更姓氏，而寂莫無人？元興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，常有意求秦氏丞相真跡。會秦丞相去久，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，有洪碑樹嶧山巔。今荆壁爲璽，飛上天矣，固不可得而見也。洪碑留在人間，往往有好事者躋顛得見。元興亦常問嶧山道路，異日將裹足觀之。未去，間行長安，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，遺在六幅素上者，遂請歸客堂張之。見蟲蝕鳥步痕跡，若屈鐵石陷入屋壁，霜畫照著，疑龍蛇駭解，鱗甲活動，皆欲飛去。齊目眎之，分明覩文字之根，植吾堂中。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，吾雖未登嶧山，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。試以手拂拭，其煙顏塵容，侵暴日久，攝芻折裂，玉筋欲折。予以褻慢讓其主，主曰：「此易致耳，豈當其如是愛耶？」予曰：「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，非能盡辨別之，以其秦古矣，斯邈矣。向使秦斯與子比肩，子能貴之乎？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，縮在子掌握中。今且猶不爲子貴，子不過生於唐，而得與冰同爲唐人。吾知冰沒二三十年，其蹤跡流於人間，固不甚少，得爲子目數見，故易之若此。使冰生於秦時，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？是子賤目也，世人皆然。嗟吁！冰既即是字寶人地矣，後人思孜孜求之。今且遭不

知者忽易，想生筆下日有新跡，固爲門戶見，觀之物矣。冰雖欲求沽售，不獨棄爲糞土，必遭其詬怒也。」主人聞之，其愧色見於顏眉間，欲卷而退。知其退也，必因循而不信。疆止留之，引筆書其志行下，以保明其爲字寶也。不謬詞曰：

斯去千年，冰生唐時。冰復去矣，後來者誰。後千年有人，誰能待之；後千年無人，篆止於斯。嗚呼主人，爲吾寶之。

碎碑說

沈 顏

乙巳歲冬十二月，客鍾陵，由章江入劔池。過臨川時，天久愆雨，水泉將涸，風不便行，維舟於岸左。岸左有小渚，小渚之間，垂舟之介，揭厲而獲碑焉。介者異而告，發而眎之，字殘缺，存者十七八。攷其文，則故臨川內史顏魯公之文。識者以爲公牧臨川曰所沈碑。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，輒碎敗而已。會同濟者謂余曰：「且魯公沈是碑也，必將德業不稱於後世，故沈之。今子既不能文而補之寫傳之，亦不可復沈之於潛流。俾後人覩是碑者，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。子欲蔽人之善歟？不然，胡碎

之而已。」余曰：「吁！秦嬴政初併天下，天下大定，海內一統。於是出行郡縣，登諸名山，刻石紀功德焉。及其仁政不修，後之人語及秦嬴政者，咸以爲虐君也。堯舜無爲而治，巍巍蕩蕩。俾鑿井耕田者，不知帝力。歷千萬祀，厥道愈光。今之人語及堯舜者，咸以爲聖君之至。若峴首之碑，睹者墮淚。斯乃荆之人，感羊公之德化，故泣而思之。設使羊公之日德化，不及於荆人，則是碑也，不能感荆人之泣矣。且魯公之德業，史傳載之矣，遺俗傳之矣。夫德業者，病不著於當世，豈病揚於後世乎？苟魯公德業，史傳不載，雖全是碑，亦不能揚魯公德業於後世。夫如是，碎之何傷？」

書屏志

司空圖

人之格狀或峻，其心必勁；心勁，則視其筆跡，亦足見其人矣。歷代人《書品》者八十一人，賢傑多在其間，不可誣也。國初歐、虞之後，繼有名公。元和、長慶間，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。因題紀唱和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，僻俸鍾陵。及徵拜御史，退居中條。時李欣州戎亦以草、隸著稱，爲計吏在浦，因輟所寶